

鲁迅批判孔孟之道

(语录浅释)

郑州四十中鲁迅作品研究小组

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

前 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多次号召我们学习鲁迅。

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一生对帝国主义文化，特别是封建文化，半封建文化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封建文化，半封建文化的核心就是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反动思想，就是孔孟之道。

鲁迅的许多文章，深刻地剖析了孔孟之道的反动性和虚伪性，揭穿了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者鼓吹尊孔读经的反动实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给尊孔读经的反动逆流以有力地批判和打击。

鲁迅在他毕生进行的批孔和反尊孔斗争中，充分表现了他的伟大的反潮流精神和痛打落水狗、永不休战的彻底革命精神。他在紧密结合现实政治斗争进行批孔方面和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戳穿两面派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斗争经验。因此，学习鲁迅批孔和反孔的有关言论，对于我们积极投入当前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进行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鲁迅的文章，具有思想深刻、内容丰富、语言简炼的特点。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多用冷嘲

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有时候不得不写得隐晦曲折。我们在中央党校编写组编写的《鲁迅批判孔孟之道言论摘录》的基础上，适当作了一些增减，参考有关资料，逐条加以解释，编写了这本《鲁迅批判孔孟之道语录浅释》。

由于我们对鲁迅作品研究不够，水平很低，这个材料定会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不当之处，希望同志们予以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四年八月

一、孔子是“权势者们的圣人”

这一部分主要是剥去孔老二的“圣人”画皮，揭示孔老二的反动阶级本质。

〔原文〕

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他们也敬惜字纸，然而这是因为倘不敬惜字纸，会遭雷殛的迷信的缘故；南京的夫子庙固然是热闹的地方，然而这是因为另有各种玩耍和茶店的缘故。虽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然而现在的人们，却几乎谁也不知道一个笔伐了的乱臣贼子的名字。说到乱臣贼子，大概以为是曹操，但那并非圣人所教，却是写了小说和剧本的无名作家所教的。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鲁迅全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九三五年）

〔浅释〕

这里选录的几段话，均出自《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此文写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互相呼应掀起尊孔高潮。国民党反动派尊孔是为了卖国投降，反共反人民。日本帝国主义尊孔，是为了侵略我国，妄图变我国为它的殖民地。一九三五年，日本在东京新盖孔庙，在四月二十八日大张旗鼓地举行所谓“落成典礼”。孔老二的后代孔昭润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代表都兴高采烈地跑去朝拜。鲁迅抓住这件事，写下了这篇著名的讨孔檄文。在这篇文章里，鲁迅不但尖锐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狼狈为奸大搞尊孔的反动面目，更重要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孔老二和孔孟之道作了深刻的阶级分析，指出孔老是反动派的“圣人”，孔孟之道是反动派为达到他们的反动目的而使用的“敲门砖”，同时进一步指出，人民群众反对孔老二，要打倒孔老二。因此，任何一个反动派妄图搬出孔老二的亡灵来挽救它的灭亡命运，其结果必然是，也只能是“明明白白的失败”。

鲁迅的这篇讨孔檄文为现代中国尊孔和反尊孔的斗争，做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总结，也是我们今天用来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有力武器。

鲁迅这段话说明孔老是反动统治阶级捧起来的。孔老二死后，反动统治阶级为了利用他，才用种种白粉给他化妆，把他一直抬到“圣人”的宝座上。但是老百姓并不承认

他是什么“圣人”。文中举了几个例子来证明：一、孔庙冷冷清清，老百姓决不去拜；二、有些老百姓虽然也说到“孔圣人”，但只随口一说，并非真心；三、有些老百姓虽然也敬惜字纸，但并不是因为尊敬圣人，而是因为受了反动的迷信思想的影响，怕遭雷劈；四、人们虽然也爱到南京的夫子庙去，但是为了游玩和喝茶；五、孔老二曾经写了一本“变天账”，叫做《春秋》，把当时的奴隶主阶级造反的人诬蔑为“乱臣贼子”。后来孟轲曾吹嘘说：孔丘作《春秋》，使“乱臣贼子”都害怕了。但实际上老百姓并不知道孔老二所咒骂的“乱臣贼子”是哪些人。这些例子都说明，劳动人民根本不买孔老二的账。

〔原文〕

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众并无关系，是不能说的，但倘说毫无亲密之处，我以为怕要算是非常客气的说法了。不去亲近那毫不亲密的圣人，正是当然的事，什么时候都可以，试去穿了破衣，赤着脚，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罢，恐怕会象误进上海的上等影戏院或者头等电车一样，立刻要受斥逐的。谁都知道这是大人老爷们的物事，虽是“愚民”，却还没有愚到这步田地的。

（《鲁迅全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九三五年）

〔浅释〕

这段话阐明反动统治阶级所以要狂热地吹捧孔老二，是因为孔老二的倒退、复辟的反动思想，适应他们的反革命需要。鲁迅在这里揭穿了孔孟之道的反动阶级本质，并歌颂了劳动人民对孔老二的正确认识，说明了“圣人”不圣，“愚民”不愚这个真理。这一段中提到的“大成殿”是孔庙的正殿。鲁迅把孔庙大成殿和上海的“上等影戏院”、“头等电车”相提并论，指出这都是反动统治阶级活动的场所。

〔原文〕

但是，孔夫子在本国的不遇，也并不是始于二十世纪的。孟子批评他为“圣之时者也”，倘翻成现代语，除了“摩登圣人”实在也没有别的法。为他自己计，这固然是没有危险的尊号，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欢迎的头衔。不过在实际上，却也许并不这样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然而连这一位由，后来也因为和敌人战斗，被击断了冠缨，但真不愧为由呀，到这时候也还不忘记从夫子听来的教训，说道“君子死，冠不免”，一面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肉酱了。连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经失掉，

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据说他一听到这消息，就吩咐去倒掉厨房里的肉酱云。

（《鲁迅全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九三五年）

〔浅释〕

这段话具体地写出了孔老二生前的狼狈相。孔老二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他出生在我国奴隶制度迅速崩溃，封建制度正在建立的春秋末年。孔丘的一生是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而东奔西跑，到处碰壁的一生。“摩登圣人”这称号，孔老二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因为他逆历史潮流而动，他那一套在当时就不时髦。孔老二一辈子想做官，以便利用职权，大搞复辟。可是只做了三个月的鲁国大司寇（总管司法的官），很快就被迫下台了。“警视总监”是日本的一种官名，其职能与“大司寇”类同。由于鲁迅这篇文章最初是用日文写成，在日本发表的，为便于日本读者理解，便使用了这一名词。“权臣”们（指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如鲁国的季氏等人）看不起他，讽刺他。“野人”是古代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贬称。据《论语》、《史记》等书记载，孔老二到处流窜进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活动时，各地劳动人民嘲笑他像个“丧家之狗”，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揭露他是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派。“为暴民所包围”，是指孔老二在陈国与蔡国之间的路上，被包围起来，不能前进，甚至断绝了粮食的事。孔丘虽然号称弟子三千，但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个，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仲由，即子路。有一天，孔老二曾悲观绝

望地说：“假如我的复辟之道行不通，我便只好乘个小木筏到海外去。那时愿意跟着我走的恐怕只有仲由一个人吧？”从孔丘这种消极的打算上，也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处境是多么孤立！可是就连这个真可以信任的子路，也因为上了孔老二“君子死，冠不免”的当，在一次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活动中，被人砍成肉酱了。

〔原文〕

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不知道为了觉得与其拜着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们之为得计呢，还是为了什么，总而言之，这回是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属于科学上的古典之作的，则有侯失勒的《谈天》，雷侠儿的《地学浅释》，代那的《金石识别》，到现在也还作为那时的遗物，间或躺在旧书铺子里。

（《鲁迅全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九三五年）

〔浅释〕

这段话主要是指出尊孔不能挽救反动统治阶级必然灭亡

的命运，因为孔孟之道是腐朽、没落的东西。前两句，可以看出反动统治者是怎样强制推行“圣道”的。读书、写文章、发议论都不许越出孔孟之道所许可的范围。而孔孟之道的鼓吹者却无知到连地是圆形的也不知道。腐朽、反动的孔孟之道的宣扬者，在帝国主义入侵面前一败涂地是必然的。于是尊孔的清朝反动政府及其官僚们为了保存自己的统治地位，便翻译起外国人的书来了。当时他们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反动主张，就是说，要以孔孟之道为根本，适当地吸取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来苟延残喘。“官帑”，即国库。这里是国家出钱的意思。“侯失勒”是英国天文学家，“雷侠儿”是英国地质学家，“代那”是美国地质学家、矿物学家。

这段话和下一段话主要在于剥掉孔老二“圣人”的画皮，揭露他圆滑、世故、狡诈的两面派嘴脸。

〔原文〕

子路先生确是勇士，但他因为“吾闻君子死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我总觉得有点迂。掉了一顶帽子，又有何妨呢，却看得这么郑重，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仲尼先生自己“厄于陈蔡”，却并不饿死，真是滑得可观。

（《鲁迅全集·两地书》一九二五年）

〔浅释〕

这段话揭露了孔老二是个大滑头。据《左传》记载，子路为维护奴隶制和卫国人战斗时帽带子被砍断了。他大叫“我听（孔子）说君子死的时候，不能掉了帽子。”便在急

忙系帽时被砍死了。鲁迅认为子路太迂，上了孔老二的当了。孔老二自己却是个大滑头。据《孔子家语》记载，孔老二在陈国与蔡国之间被围困时，七天没饭吃，徒弟们都饿得爬不起来了，他却又弹琴，又唱歌，又讲课，还越来越带劲。他哪里来的那么大精神呢？原来他变着法儿吃了颜回煮的饭。所以鲁迅说他“厄于陈蔡”，却并不饿死，真滑得可观。

〔原文〕

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付印问题以外，还有深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否则，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

（《鲁迅全集·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九二五年）

〔浅释〕

这段话，鲁迅辛辣讽刺了孔老二的八面玲珑的处世哲学。《论语》上有孔老二不谈“怪异、暴力、叛乱、鬼神”的记载。那是因为当时靠谈鬼神，已经不能维护奴隶制的统治了，所以他不谈鬼神。其实孔老二是个地地道道的天命论、鬼神论者。他自己招认，祭祀什么就好象有个什么在那

里，又对子路赌咒说：“我如果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天不容我，天不容我”，就是最好的证据。他不谈鬼神，而不对鬼神宣战，除了避免招来外界的攻击之外，还有更深的用心，就是绝不破坏天、神的权威。骨子里是天命鬼神，言论上却模棱两可，这才能八面讨好，无所不包。鲁迅指出，正因为他神通世故，才得以窃取“圣人”的美名。

〔原文〕

三年前，我遇见神经过敏的俄国的E君，有一天他忽然发愁道，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那时我也就皱眉叹息，装作一齐发愁的模样，以示“所见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醉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蠃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

（《鲁迅全集·春末闲谈》一九二五年）

〔浅释〕

这段和下段两段文字，深刻地揭露了孔孟儒家所宣扬的那个“礼”的反动阶级本质。

什么是“礼”？孔老二所说的“礼”，所要复的那个“礼”，就是周礼，就是西周的奴隶制的等级制度，以及和这个等级制度相联系的礼节、仪式等。要严格区分奴隶主和奴隶的社会地位。

鲁迅在这段话中尖锐指出，《书经》上说的“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意思是，只有天子、诸侯这些奴隶主头子们，才可以作威作福，才可以享用山珍海味），《左传》上说的“君子劳心，小人劳力”（意思是奴隶主贵族可以骑在奴隶们头上，发号施令，奴隶、劳动人民却必须给他们当牛做马），《孟子》上说的“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意思是，被统治者理应供养统治者，统治者则理应受供养），就是孔孟儒家（所谓“圣贤、圣贤之徒”）和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所谓“圣君、贤臣”）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其实这就是反动的等级制度，也就是孔老二要复的那个“礼”。

鲁迅指出，孔孟儒家尽管为统治者设想了种种“治民众”的麻痹术，妄图实现这“黄金世界的理想”，使人民永做牛马，但是，这种“黄金世界”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

在自然界，有一种昆虫，叫做细腰蜂，即果蠃，它能在小青虫的神经球上一蜇，使小青虫进入不死不活的状态，而后在小青虫身上产卵，封入巢中。因为小青虫不死不活，所以

既不动，又不烂，便成了小果羸们新鲜的食物。鲁迅指出，孔孟之道终于不能象细腰蜂的毒针那样有效。从古到今，无论反动统治阶级怎样企图利用孔孟之道作为麻醉术来毒害人民，梦想自己的反动统治，能有“万年有道之长”，结果总是妄费心机。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劳动人民奋起反抗，先后推翻了二十四个剥削制度的朝代，就是铁的证据。

〔原文〕

孔子说：礼不下庶人。照现在的情形看，该是并非庶人不得接近豪猪，却是豪猪可以任意刺着庶人而取得温暖。受伤是当然要受伤的，但这也只能怪你自己独独没有刺，不足以让他守定适当的距离。孔子又说：刑不上大夫。这就又难怪人们的要做绅士。

（《鲁迅全集·一点比喻》一九二六年）

〔浅释〕

这段话，鲁迅用了一个十分生动贴切的比喻，揭穿了“礼”的鲜明的阶级性和反动性。鲁迅指出：反动阶级就象一群浑身长满了利刺的豪猪一样。他们各有可厌的许多难堪的缺陷，为了过冬取暖，他们互相靠近来，但彼此刺得痛，于是又离开。最后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彼此合适的“中庸”的距离。这就是所谓的“礼让”。孔老二叫嚷“礼让”的目的是要统治集团内部互相体谅，以便协调奴隶主贵族这些豪猪们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勾结起来，共同用刺去对付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者之间从来都有着极严格

的尊卑上下的阶级划分，作为下等人的劳动人民绝不能够随意去靠近统治者。但豪猪们（即统治者）却可以任意刺着庶人（指劳动人民）而取得温暖。鲁迅在这里深刻地指出：庶人之所以被刺就是由于统治阶级法律的规定，即：礼不下庶人。而豪猪们丝毫不受限制地去刺伤庶人，也是受着法律的绝对保护，即：刑不上大夫。鲁迅用形象的阶级压迫的事实，揭露了“礼”的反动实质，从而猛烈地抨击了孔老二“礼不下庶人”和“刑不上大夫”的反动性。

〔原文〕

其实利用了他的名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和我那老仆妇的意思和方法都相同，不过一则又要他弱，一则又要他愚。儒家的靠了“圣君”来行道也就是这玩意，因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因为要便于操纵，所以又要他颇老实，听话。

皇帝一自觉自己的无上威权，这就难办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他就胡闹起来，还说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哩！于是圣人之徒也只好请他吃“红嘴绿鹦哥”了，这就是所谓“天”。据说天子的行事，是都应该体贴天意，不能胡闹的；而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们知道着。

（《鲁迅全集·谈皇帝》一九二六年）

〔浅释〕

这段话，是说孔孟之道既然要依靠皇帝的权力来推行，那么“圣人”之徒就要设法使皇帝听话，这方法，就是把自

已打扮成知“天意”的“先知”。

先前，鲁迅家中有个老仆妇，她曾讲过对付皇帝的方法，她说：皇帝一不高兴就要杀人，很难对付，假如冬天给他瓜吃，他吃了又要，办不到，他就生气、杀人。最好的办法是一年到头给他吃菠菜，一要就有。但不能告诉他是菠菜，因为是便宜货，否则他又要生气、杀人。所以要给菠菜另起一个名字，叫做“红嘴绿鹦哥”。

鲁迅在这段话中谈到儒家要借用皇帝的权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就要设法使皇帝一方面顺从听话，一方面愚蠢麻木。儒家正是这样通过历代反动帝王来推行自己的治人之道的；既要使皇帝施展权威，又要设法控制他，叫他听信儒家的一套。如果皇帝一旦感觉到自己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那就不好办了。既然天底下的万物没有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他就会胡闹起来，不按照儒家规定的一套办事了。这样儒家就只好诓骗愚弄他了（即请他吃“红嘴绿鹦哥”），而儒家的“红嘴绿鹦哥”就是所谓“天”。可见，“天命论”不仅是孔老二毒害人民的工具，也是他们用以靠皇帝行道的一张王牌。

〔原文〕

有以上十一篇公私文字，已经可无须说明，明白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演《子见南子》一案的表里。前几篇呈文（二至三）可惜以见“圣裔”告状的手段和他们在圣地的威严；中间的会呈（四）是证明控告的说谎；其次的两段记事（五至六），则揭发此案的内幕和记载要人的主张的。待到